

# 故乡借我一个未来

□朝颜

父亲回了一趟老家,给我带来一个消息:村里的一位叔辈读了我的散文集《天空下的麦菜岭》,和父亲谈论起了其中的几篇文章。在谈到《被时光雕刻的学费》时,他们一同回忆了父亲向全村人借钱供我上师范的往事,还有你一百元、他五十元往外掏钱的感人场景。

记忆的闸门轰然打开。少年时,在我们那个名叫麦菜岭的村庄里,旁是清晰可见的底色,很少有人能像我一样,年复一年安安稳稳地走在上学的路上。尤其是女孩子,念到小学毕业已经是莫大的奢侈,大人们多半说家中需要劳动力,或者说女孩自己不愿意去读,深层的原因其实是学费——那只巨大的拦路虎。而我的母亲不一样,她经历过无法继续上学的痛苦。

为了供我上学,母亲养过老母猪,收过废品,卖过菜,还带着我给渔业厂割稻子挣钱。即便如此,每到开学季,学费依然让父母捉襟见肘。初中毕业那年,我考上了师范,环顾全村,那些和我同龄的孩子们早已辍学在家。然而这一次的学杂费相比从前高出许多,唯一的办法只有借,向那些和我们一样捉襟见肘的乡亲们借。

我是全村第一个通过考学走出麦菜岭,拥有看得见的光明未来的人,乡亲们激动不已。他们围坐在我家的厅堂里,将一角一角攒下的钱塞到父亲手中,父亲则一笔一笔地记着账。一位叔辈说:“她天生就是读书的料。”是的,我识字以后,几乎借遍了全村所有人家里少得可怜的破旧藏书。爷爷奶奶辈们都感叹说:“这孩子命好哦,把锄头棍给扔掉了。”而我们的村支书则说出了他的发现,有一次去学校开会,他看到同间教室后墙上贴着一篇我的作文,开头一句是:“我家门前有几棵高大的杉树。”他由此断言:“这闺女说不定会成为全村最有文才的人。”

从某种意义上说,那一年我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在邻县的师范学校里,浩如烟海的图书馆和阅览室为我打开了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。我如饥似渴地阅读,并热烈地追逐着文学之光,加入文学社、应聘广播站编辑、为校报撰写通讯稿……我最要好的初中同学出去打工后写信给我,信纸间偷偷夹着十元钱,她嘱咐我用来买书。我依然记得,她在我的毕业留言册上写下的一句话:“祝你实现作家梦。”

当我铺开稿纸,写下“天空下的麦菜岭”这几个字的时候,乡村澄澈的夜空又一次铺开在我的眼前。我的家、我的麦菜岭、我的童年、我的乡亲、我的成长、我生存的土地,我经历过的这些事和阅读过的那些书,一一跳将出来,在我的稿纸上排兵布阵。麦菜岭很小,但它曾经是我整个的世界。我把生命中的第一部书命名为《天空下的麦菜岭》,献给我的故乡,献给那些借我一个未来的人。

最重要的是,文学让我一点点地走向了想象中的远方。小时候,我只能看见车子在麦菜岭外围的简易公路上颠簸驱驰,山的外面还有什么,我并不知道,只是隐隐觉得未来不应该局限在麦菜岭这一方天地里。后来,我在文学书籍里周游列国,见识全世界的风土人情。而我的足迹以及写作题材,也早已超越了麦

菜岭这个范畴。从瑞金出发,我不断地向外画圈,赣南、江西、中国,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任我前行,各行各业的人和事任我书写。因为写作,我拥有了更多可选择的路径,比如从教育系统转行。写出一点名气后,不少机关单位向我伸出了橄榄枝,我选择了文联,为了离文学更近一些。这些年,我不再仅凭经验和记忆写作,而是下苦功夫深入采访,先后出版了《陪审员手记》《古殿的舞者》等非虚构作品。当我啃下一根根硬骨头的时候,突然感觉世界变得更加广阔,个人对社会和生活的理解也变得更加深刻。是的,我变了,不再是那个在麦菜岭放牛、喂猪、玩水、爬树,与泥巴较劲,又千方百计找书读的女孩了。

当我一一回望生命中的重要历程之时,恍然惊觉,我背负着故乡借我的那个未来一路前行,迄今已和故乡睽违二十多个年头。偶尔,我会回到那个小山村,看一看我住过的屋子,还有那些垂垂老矣的长辈。我惊奇地发现,整个村庄和村民们的变化甚至比我的变化还要大。记忆中,那位读过《天空下的麦菜岭》的叔辈家中没有一本书,他的几个妹妹全都在小学未毕业时辍学,然后早早嫁人。从什么时候开始,他把读书当成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了呢?不仅如此,他还尽全力供养两个儿子上学,如今大儿子在政府部门上班,小儿子已经在赣州买了房。乡村全面振兴之后,每个村庄都设有农家书屋,藏书从几千册到几万册不等。今天的村民读书之便利,让我一次次感慨少年时求书不得之苦恼。

去年暑假,村里的一位堂嫂加了我的微信,她的女儿正在填报高考志愿,想征求我的意见。那个我只见过一两面的女娃娃,分数超过了一本线,后来录取在北京的某所大学。我竟有些羡慕,她求学的天地比我更加宽广。还记得在我毕业回母校教书的头两年,村里还有乡亲来找我垫付学费。不过几年后再也没有遇到类似的事情,因为义务教育很快就得到了实施。后来我问村里还有没有辍学的女孩,大家都笑了:“现如今,只要孩子肯学习、考得上,哪有不让读的理。”显然,学费之痛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往。

年前,我参加了中国作协文艺志愿服务,回到母校为孩子们讲一堂文学课。我们一同坐在露天的操场上,我给他们讲我的成长经历,讲这所学校给予我的文学滋养,讲故乡如何借我一个未来。孩子们兴奋而激动,他们在课后将我的座位围得水泄不通,只为索要一个签名。也许,他们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到一名作家,何况是从这所学校里走出来的作家。其中有几个孩子来自麦菜岭,而我不认识他们,只能凭他们父辈的名字一一对照入座。签好名后,我悄悄对他们说:“好好念书,外面的世界更精彩。”

如今,上学早已不是一件奢侈的事情。但我清楚地知道,时代变迁中,考学依然是农村孩子改变命运最重要的一种方式。唯一不同的是,他们再无须向别人“借”一个未来了。行文至此,我的脑海中突然蹦出电影《哪吒2》里的经典台词:“我命不由天。”多好啊!

# 鱼木花记

□张筱强

丰湖是惠州西湖景区的一部分,它南接南湖,北通平湖。与热热闹闹的平湖相比,丰湖显得僻静清幽。平湖的苏堤远近闻名,丰湖的陈公堤却少有人知。

初次走过横亘湖面的陈公堤,只见白塔立青山,绿水映红花,更美的是傍水而建的小洋楼,白墙黛瓦,绿树环绕,那分明就是一幅色彩绚烂的图画。

沿着弯弯曲曲的堤岸往里走,可到丰湖书院,由于书院位置偏僻,游人并不多。岸边有几棵不起眼的树,叫作鱼木树。在冬天它凋零黝黑,虬枝盘曲,很是难看,无人欣赏;可是当春天来临却焕然一新,鱼木花竞相绽放,花瓣或粉白或鹅黄,缀满绿色的枝头,散发着淡淡的清香,引得游人争相观赏拍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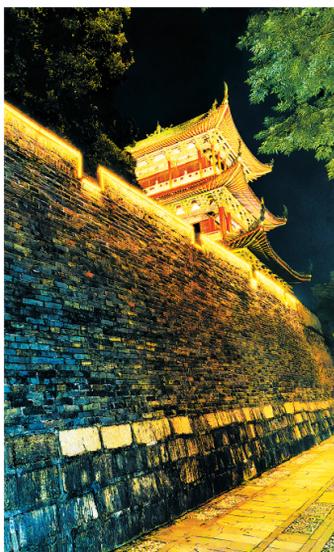
鱼木树之所以能在繁花似锦的春天争得一席之地,也许是因为经受了冬天的风刀霜剑吧!鱼木花之所以开得如此灿烂美丽,也许是

因为准备了足够长的时间吧!在冬天坚守,在春天绽放,树犹如此,人亦当如是。

回想当初,在不惑之年狠心离开温暖的家,来到惠州重新选择未来,住十平方米左右的教师宿舍,学校四周一片荒芜,雨天泥泞不堪,晴天尘土飞扬,交通不便,仿佛困守孤岛。周六坐车两百多公里回家团聚,周日又匆匆赶回学校,这样聚散依依,常常迷茫不安。记得有个周日回到学校,在宿舍里一边吃着妻子包的饺子,一边和妻子打电话,吃着聊着,忽然泪水就止不住地流下来。

岁月不居,人生易老,倏忽之间就这样过了十五年多。记不住曾经流过多少泪水,有过多少迷茫,有首歌唱得好,就算命运颠沛流离,曲折离奇,也不应舍弃。

梅花过于素淡,杜鹃花又太过艳丽,唯独鱼木花明媚而不妖艳,温暖而不张扬。走过丰湖,我期待自己是那一树鹅黄的鱼木花。



夜幕下的赣州古城墙。

# 夜行抚心记

□峰林川 文/图

人往往是闲而生思,思则生变。

每日下班之后,“赋闲”无事,思虑甚重,陷心力交瘁中。于是,晚饭后驾着电驴外出闲逛,成了我这个中青年当下特殊的爱好。话说回来,除毕业后外漂三四年,在近三十载的时光里,竟未好好看看这座生养了我的城市——“熟悉的陌生人”,恰如其分。

每晚所去之处,全凭意念和心情,爱去哪去哪。

盛夏晚上七八点,章江边人气旺,闲庭信步者与夜跑飞奔者络绎不绝,引吭高歌者与翩跹起舞者随处可见。无风起时,江面静如镜,两岸高楼与大桥,慷慨地投下了霓虹光影,绚丽夺目,配上侧旁居民楼的泛光照明,“万家灯火,国泰民安”便得以在此刻获得完美诠释。

沿路再行数百米,与众不同的章江大桥,散发出强劲活力。拱桥的独特造型充满腾越的力量感,桥影叠构,似飞鱼横渡,也似明眸凝望,诉一腔衷肠。驻足片刻,可欣赏四五款大桥灯光,橙黄润泽,黄绿如翡,紫红艳丽……不同的色彩好似不同的性格,有如常人不同的心境和喜怒哀乐。

若是不乏,再沿江西行数里,可见飞龙岛大桥,璀璨夜灯在章江的另一头争奇斗艳。斜拉索桥的造型优势,在于其释放的张力,拉索似弦,经由晚风弹奏,与君一曲,盼归、盼和、盼平安。不远处的翠浪塔,矗立在河道弧弯段之上,在静谧的夜色里散发出几分庄严,几分活泼。

与章江的灯火连片,光影重重不同,贡江的夜晚更幽静,更有历史的厚重感。

电驴仍在东河大桥下,登上古城墙徒步夜行,幽暗的灯光将这条千年古道衬得斑驳陆离。数不清的铭文砖,等待了一世又一世的有缘人;清朗的明月,依旧照亮浮桥的每一条舟楫;孤耸的城门楼,守护了一代又一代车马行人。章江、贡江交汇处,两江奔涌合二为一,既不缺一往无前的悍勇,又不乏投身洪流之博纳。章贡合璧,就在这个名叫龟角尾的尖角处,这里的人民为自己的家乡取了个回荡千年的名字。

行至涌金门再向西行,是承托了辛弃疾八百四十年前愤慨神伤的郁孤台。台下江水仍清,行人无泪,宋城景区热闹繁华,尽是笑语笙歌。

除了章贡两江,夜晚的赣州最好看的水系美景,要数中央公园了。这是一处年轻的景地,年轻到每个角落都跳动着强劲的生命旋律。与潺潺的江水不同,湖水属于静态水系,广域的水面多了份包容和平静。周边的大楼变幻着光影,投射到湖面上,映衬出最自然的对称美感。湖水深幽,却育出了连片青翠的盛夏荷叶;亭台楼阁,也展现了不一样的灯火辉煌。现代大楼与古建筑交相辉映,既包含了风格迥异的强烈对比,又流露出和谐与共的古今传承,使单一的词汇在此时很难形容到位。

作为20世纪90年代生人,标准钟在我的印象里是一处普通的地标,既不宏伟也不华丽。转机就在2025年7月,阳明路标准钟夜市街正式开街,这里变身老城区最具人气的地方。如果说不远处的宋城景区展现的是宋朝的千年幽梦,这里的风格更像是民国初期的往昔烟云。人间的烟火气,最能抚慰凡人心,标准钟楼此时化身已过古稀之年的庄重老者,他祥和地关注着每一位身边人,看着他们前来,也目送他们离去。

高频率的外出闲逛,导致对孩子的陪伴大大减少,心生惭愧,便也逐步减少了晚上外出的次数。其实,我与妻虽有陪伴孩子阅览世界的念头,但担忧孩子身心安全之不周——孩子年幼,总归不便带其夜间外出。令人欣慰的是,手机里多了千余张照片,是对这段历程的见证和纪念。于是,与妻孩分享外出所见,成了我又一爱好之事。

在一段时期内,做了自己当下喜欢做的事,于我,也算未虚度光阴,丧失向上之志吧。

# 文学摆渡人

□龚文瑞

光阴流转,岁月会掩去一代代人的足迹,却掩不住那些以生命温暖生命、以文字摆渡灵魂的人留下的光芒。

2025年1月2日,知名作家、《赣南日报》“赣江源”副刊老编辑卢策与世长辞。惊悉噩耗的我,想起文友的惋惜话:“前一日,卢老师还在与我互通微信,字里行间满是对新一年的美好期许……”这位一生热爱打篮球、身体健硕的老人,竟走得如此猝然。静思之余,我想用一句话来凝练他的一生:他是赣江源上的文学摆渡人!这份评价,于卢策先生而言,当之无愧。

自20世纪80年代主持“赣江源”副刊起,卢策以刊为渡、以笔为舟,在文学的水域撑篙摇橹三十年。他常说,副刊是文学爱好者的“第一块跳板”,绝不能辜负每一份带着热忱的投稿。一大批文学青年从他的版面上起步,许多人的第一篇作品,都经由他亲手修改而得以发表。他的编辑工作从不止于修改标点、调整辞章,更常重构段落、点拨文意,甚至亲自续写收束,点铁成金。

1994年冬,有感于赣州宋城文化节的盛况,我写下散文《古城墙恋情》,忐忑投出后不久,便接到卢老师邀我面谈的电话。当时红旗大道旁的赣南日报社编辑部,拥挤却透着文气,桌上堆着厚厚的报纸和稿件,阳光透过窗户落在先生的老花镜上,折射出温和的光。他语气温和却直指要义:“情感很真,但结尾弱了,只停

留在写景,要再往上推一推,写出城墙的风骨,写出你对这片土地的敬畏。”几日后,发表了我文章的报纸到手中,展开一看,文末赫然多出一段:“这城墙,斑驳的是岁月,挺立的是风骨。它如一位无言的老师,教我如何在这世上既有温度又有脊梁地活着。”寥寥数语,境界全出。如此,他以编辑之舟,渡我过河,也渡了无数如我这般在文学岸边徘徊的跋涉者。

先生的风范,如山高水长。卢策一生俭朴,居于官保府报社员工老宿舍,家具老旧,漆面斑驳,唯书报满架满桌,连阳台都堆着一摞摞的书籍和稿件。但他对年轻作者极为慷慨,常自掏腰包请他们吃饭,席间不谈写作,只聊家常,消解他们的紧张。他还会把自己珍藏的书刊赠给有需要的作者,扉页上工工整整写下鼓励的话。他一生未曾获过什么文学大奖,也从不求名利,在他看来,作者们写出作品、发表作品、成长起来,就是对他最好的嘉奖。

2024年12月底,赣南师大文学院的同学们对卢策进行了一次文学采访。已是八旬高龄的他精神矍铄、思维清晰,早已手写满满十几页纸,逐题回复采访提纲,字迹工整,毫无潦草。谈及文学,他目光炯炯,语气坚定:“作家抑或编辑要有摆渡人的心。站在船头,手握竹篙,渡别人过河,不能收费,更不能半路摆架。文字是公器,要有良心,要对得起读者,对得起脚下的土地。”采访结

束,还逐一赠书。天寒地冻,他坚持送学生到门口,看着学生们远远转身回家。几天后,得知他离世的消息,两位参与采访的学生写下了情真意切的悼念文章,字里行间满是哀思。我想,这既是追思,亦是文学精神的接续。

诚然,在崇尚速度、流量与变现的时代,我们愈加需要卢策这样的摆渡人。先生的一生告诉我们,人生的价值不在索取而在给予,文学的意义不在喧哗而在照亮。卢策一生未曾登上北京的领奖台,没有畅销全国的巨作,但他留下了一千多期《赣江源》副刊、四百多万字著作,更留下了数百位被他“摆渡”到文学彼岸的作者。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,但他摆渡的价值与情怀,将永远在时光中航行。

而今,赣江水碧,榕树不老,涌金门的夕照日日绚烂如斯,人们却再也见不到那位戴鸭舌帽、执红笔、伏案改稿的老人了。但他留下的光与渡仍在,他主编过的副刊依旧墨香四溢,他写下的文字仍在滋养着一代代读者,他扶植过的作者们正带着他的期许,在文学的海洋里扬帆远航。这是比生命更长的延续,是摆渡人真正的靠岸方式。

愿我们都能成为这样的人,哪怕只是一桨一篙、一舟一渡,也能助人一段水路,予人一片微光;愿我们永远铭记卢策这位文学摆渡人,将这份承载与引渡的温柔,代代相传。



踏雪情浓 徐成文作

# 第二束鲜花

□刘力

退休那天,单位送上了鲜花,那是职业生涯最温暖的句号。未曾想,500天后,又一束裹着温度的鲜花,唤醒了沉睡43年的青春记忆。

来自赣县中学的电话,像一颗石子投进心湖:“您到本地党校讲课,能否回母校给老师们分享?”这番热情让我忽然红了眼眶。43年,弹指一挥间,当年的高中生如今已两鬓染霜,额头也爬满了皱纹。

那时的赣县中学,校服是一块尺余见方的木板,孤零零挂在低矮斑驳的围墙上,唯一一株两层的教学楼烘托起学校的气氛。没有宿舍,几间大教室改成了两层通铺房,40多人一间,每人铺位宽尺余,连翻身都得小心翼翼。冬天窗户玻璃破了,便找报纸糊上抵挡寒风。浴室是锅炉房旁搭的简易棚,实则露天。简陋的条件,却承载着我们最炽热、最纯粹的求学梦。

高考恢复不久,校园里的学习热情像燃不尽的火焰。除了白天的课程,晚自习的灯光常亮到深夜,教室里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;路灯下树荫旁,总有借微弱光线看书的身影,连蚊虫叮咬都浑然不觉;同学们从不“藏私”,一道难题会围一圈人,很多精妙的解题思路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。当年参考书极度稀缺,偶即便成“共同养料”,大家轮流传

阅,甚至有人熬夜手抄。学校运动场破烂,晴天一身灰,雨天一身泥。清晨铃响,便以班为单位在场上跑圈,口号此起彼伏,将校园的草木唤醒。后来学生渐多,队伍便涌出校门,沿着城郊那条笔直的街道延伸,脚步声与呼吸声交织,成了清晨最动人的旋律。

学校每月两次组织看电影,很多同学选择退票,有的省时间多做一套试卷,有的省钱换些零食。我与几位调皮的同学,为看中国女排比赛直播,趁着夜色偷偷爬了围墙,结果被学校发现,那时的窘态与忐忑,至今想来仍忍不住发笑。

老师是我们青春里最温暖的光。他们大多是治学严谨、满头白发的老教师,唯有刚大学毕业的班主任刘萍老师年轻,她梳着齐耳短发,笑容甜美。教数学的王迪永老师上课只捏一支粉笔,难题在他那总能变得简单。教语文的曾贵老师爱讲典故笑话,课堂上常常爆出欢笑声。老师们经常抢着为学生补课,那时压根就没什么补助,一对一辅导完,还请学生吃饭。我曾多次在老师家蹭饭,饭菜里的香气,满是家人般的温情与牵挂。

最难忘那年冬天,我被校园的水管砸伤了脚,刚刚学会骑车的刘萍老师,推着自行车赶来,顶着凛冽寒风,推着后座上的我往几里外的医院走,一步一步,一摇

一晃,时不时叮嘱我“坐稳”。数日后,她又用锤子把坚硬的外敷药敲碎,用手拌匀,边敷药边给我补课。这份刻骨铭心的温暖,至今仍心底流淌。

一别43年,再进校园,景象物非人非。当年低矮的校门、教学楼不见了踪影,新校门、博士楼、院士楼、公寓楼和壮观的运动场取而代之。正在打球的学生看着我这个驻足凝望的长者,眼中满是好奇。望着他们朝气蓬勃的脸庞,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,看到了青春的延续和蓬勃的希望。

报告厅里,掌声响起,我深鞠一躬,将打磨后最满意的一节课向母校娓娓汇报。讲台上的我,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课堂,只是身份从学生变成了分享者。

掌声再次响起时,一位青年教师捧着鲜花走上讲台,花瓣娇艳欲滴,香气氤氲弥漫,这是我退休后收到的第二束鲜花。刘萍老师和当年的几位同学坐在最前排。刘老师已67岁,头发染上了霜雪,眼角也有了皱纹,可笑容亲切如初。我快步走到刘老师面前,将这束饱含敬意的鲜花献给了她:“老师姐姐,这束花该送给您。”我的声音带着难以抑制的激动,她捧花的手在微微颤抖,眼中泛出晶莹泪光,嘴角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
岁月悠悠,时光改变了容颜,改变了环境,却改变不了心底那份真挚的情感。